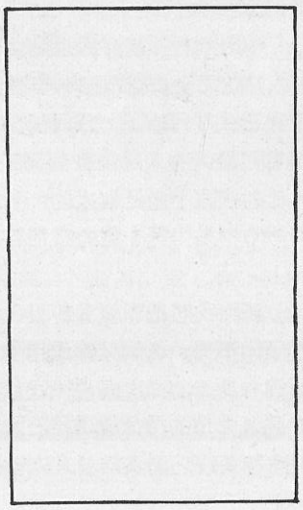
錢化鵬教授

勤奮力學
多見多聞

前些日子，有關單位舉辦了「中國文化研討會」，其中曾對東、西哲學的不同及科學與哲學之關係作了一番探討，難道哲學家眞是只空談理想生活在現實之外嗎？或者您也以爲「哲學家是思想上的巨人，卻是解答的白癡。」？爲此我們走訪了錢伯伯，請他談談這個問題！

問：目前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主任劉述先博士，曾對中國哲學有一番解說，認爲中國哲學追求的就是常道，在宇宙不斷的變動中找出常道，以之施於變動中，教授以爲如何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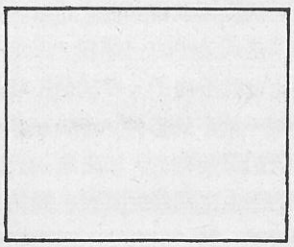


答：哲學是一個方向而不是目標，即明其所以然乃知其因也，而科學則爲實在的工作，乃究其所以然爲求果也，二者互相配合，形成經驗的累積而變爲大原則。

一般人以爲哲學是空洞的學問、是一些想像的理想罷了，其實不然，哲學是依一些大原則而變，例如：周易繫辭「精氣爲物，游魂爲變。」又莊子至樂「氣變而有形，形變而有生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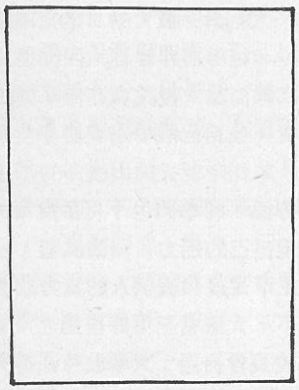
實際上，哲學、科學皆有其難處，哲學在於實行上的困難，而科學在於想像上的困難，故應二者相輔相成，方可發揮個別之優。

問：文學與哲學有不可或分的密切關係，教授優游其中，有何感想？



答：文學是一種權勢，作者的表達力與讀者理解接受的程度足相互影響！因而在著書方面，視作者的目的爲何？而有難易，若只爲利昧良心則不難，丁文江於爲天工開物卷作跋有曰：「往往引類他書，不作判斷，其結果則盡剪刀漿糊之能事而無條理敍述之可言」。本來，浮生若夢，吾人明日死，後日死，誰也摸不清，何必自作孽，如果博取聲聞，更不可濫抄襲，與其胸無成材，焉知所獵取的不涉及殘謬」。又文學所涉及範圍之大，而個人的能力、時間有限，要樣樣熟悉精通，談何容易！著書對於小處也應用心，多做考據或修改，此又並非短期可完成，昔歐陽修作文章，也往往擺置家中一禮拜，待些時日再看則又改得面目全非，況著書，故實非易事！就欣賞方面而言之，各種文學皆應研究，取其優去其劣，且因國情而異取用，對於現代人，經世之學則較爲實用，譬如李清照的詩詞，就文章言是不錯，但缺乏朝氣，不應該去學習，否則青年人變得暮氣沈沈的，如何會有進取心呢？

問：教授也認爲生活即爲哲學嗎？



（教授起身入室取出一書名爲一自我心聲及讀書摘要，上列許多格言，教授逐條指出以爲答，玆列出數條：

1.任何正派途徑，趨至末流，自必枉道而行，吾人於嚮往之前，必得堅定審問、愼思、明辨三原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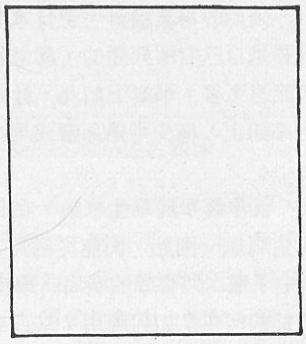
2.欲求眞學問，開卷不要忘記作考據，凡事只求眞理，不問對象，方不違背盡信書不如無書之提示。

3.凡人果能懂得享受，一莫如求知，求知而得知，得知後求知，其樂無窮，第二莫如自我安慰，生活不如人，回過頭去朝後看，還有多少人不如我，兩相對照，自然敞開知足常樂的門徑。

4.鐘不撞不鳴，鼓不擊不響，話不說不明，說話要技術—和悅第一，見解第二，層次第三，幽默第四。

（諸如這些由生活中體驗所得或摘錄書中精髓的一些哲理，都爲我們衝激的人生，增添許多的調和。）

問：爲提高國學程度，在現行教育上，教授以爲有何難處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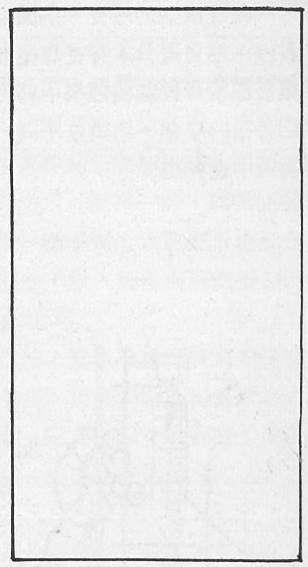


答：自創校以來，曾教過近代史、國文等課程，求盡心而已！平常鼓勵同學上課發問，不喜課後個人發問，乃源由於一典故：「某人教子上市去買油條，並吩咐回家後才洗手，事爲鄰人所聞，認爲有傷鄰居之和睦，有福大家應同享，故改至公衆水池淨水。」「不得漁夫引，怎麼見波濤」，此乃爲公開發問大原則也。學生發問，對於教師也有教學相長之效，曾有過學生問：「先有蛋或先有雞。」，此問似乎屬生物學方面，超出文學範圍了，但以先前講過的：「精氣爲物，游魂爲變。」，「氣變而有形，形變而有生。」來解釋，則以爲先有蛋。

至於作文章、看書則隨時作些圈批、剪貼，遇精彩處則作筆記摘要，如此由學習中欣賞之，亦爲一大樂趣。

（談話至此，則轉入我國現在教育狀況。）

問：就教授多年教學的經驗，可否爲我們提供一些求學問應注意的態度？



答：學問是累積的功夫，尤其在國學方面，應由初中至大學採小班制的教導方式，使個人潛力得以發現而誘導，如此則較爲理想，但在目前的考試制度下，實行之則不可能。例如：現在大學生的程度，已因聯考閱卷方便著重測驗題，使得創造力的發揮日益缺乏。上了大學後，研習國文又只一年的時間，無甚內容可教，教科書也難配合，教學上但求盡心，寧誤己，不誤學生。

末了，錢伯伯希望我們眞正爲求學問而求學，對功課常作檢討與體認，並運用想像與創造力，有所發現與有所收益！